

片警老王

□ 孔令胜

初冬的辖区夜幕降临，喧嚣渐次沉寂，派出所的门被缓缓推开，片警老王拖着疲惫的身躯走了进来，他刚带队出警处理完一起复杂棘手的辖区纠纷。只见他：帽檐下几缕头发被汗水浸湿，脸上写满了倦意，制服上还残留着夜晚的寒意与奔波的痕迹。他边卸下身上的警用装备，边催促辅警及时录入出警信息，随即又拿起值班记录埋头填了起来。

片警老王，五十多岁的年纪，中等身材，说起话来井井有条，在辖区里已摸爬滚打了三十多个春秋。从初出茅庐的青年警察，变成了如今两鬓斑白的资深民警，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，却也沉淀了他对辖区治安工作的挚爱与坚守。

当清晨的阳光刚刚洒满大地，老王已经开始了他一天的紧张工作。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到岗，仔细梳理前一天的案件记

录，计划着当天的巡逻与走访任务。他的手机里存着许多居民的联系方式，备注都是详细的住址和家庭情况。他的脚步遍布辖区的每一个角落，熟悉每一条小巷的曲折，知晓每一户居民的情况。群众无论大事小情，只要找到老王，他都会全力以赴。

今年秋季，辖区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，老王主动承担起了案件侦破的重任。为尽快确定嫌疑人，他根据大数据仔细搜集案件信息，然后筛选进行碰撞比对，力求捕获有价值线索。同时眼睛紧紧盯着监控画面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身影，连续几日的高强度工作，使他的双眼布满血丝，身体也几近极限，但他依旧咬牙坚持。终于，在一个雨夜，他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，成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。

为尽快破案抓获嫌犯，他带队连续昼夜蹲守。长时间的劳作，使他腿肿脚痛，腰椎旧疾也频频发作，但他悄悄贴上止痛膏，继续坚持。在嫌疑人再

次作案时，老王和同事如猎豹般出击，将嫌疑人当场擒获。事后居民们送上锦旗时，他只是憨厚地笑了笑，说：“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
老王的耐心，更是在全局出了名的。辖区里的纠纷时有发生，夫妻吵架、邻里矛盾，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，老王却从不轻视。有一回，辖区某村两户居民因为院落排水问题吵得不可开交。老王和村干部赶到现场时，双方正脸红脖子粗地互相指责。老王没有急于评判谁对谁错，而是给他们各自递了一瓶矿泉水，先让他们冷静下来。老王耐心倾听双方的诉求，等他们情绪渐渐平复后，再用那温和而又坚定的语气开始劝解。他从邻里和谐的重要性，讲到互相理解的必要性，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。“大家都是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各退一步，海阔天空嘛。”在老王的调解下，双方渐渐平息了怒火，最终达成了和解。

老王常说，片警工作无小事，居民的事就是自己的事。自己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就可能为居民带来满满的安全感。一次值班，他接到一个警情：辖区某村有个孩子走失了，家长心急如焚。老王立刻行动，他一边联系同事帮忙查看公共视频，一边在辖区内四处寻找。他不放过每一个角落，每一条小巷，每一个蔬菜大棚及沟渠……一边走一边呼喊着孩子的名字。汗水湿透了他的警服，但他丝毫没有放弃的念头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寻找，他终于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了瑟瑟发抖的孩子。当孩子扑进父母的怀抱时，老王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这就是片警老王辖区工作的平常事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在平凡中演绎着不平凡的坚守与担当。在辖区群众心中，老王永远是那个最值得信赖的人。

(作者单位:献县公安局)



巡

(作者单位:秦皇岛铁路公安处菱角山车站派出所)
刘征 张国龙 摄

□ 孟令伟

父亲是一名军人，他的一生，是不平凡的一生。

父亲生于1927年，逝于2011年，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等，多次立功。

1944年，我的家乡华北一带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，日军的抢光、杀光、烧光政策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。就读于医学院的父亲，在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下，以在校大学生身份报名参军。父亲有文化基础，被分配到部队后勤工作，主要整理战地资料。当时抗日形势残酷，指挥部时不时遭到飞机突袭。父亲一边学军事知识，一边学习武器运用。1945年，父亲自告奋勇，奔赴前线。父亲冲锋陷阵出生入死，两颗子弹从父亲的右肩穿过，从此父亲的肩膀上留下了两个清晰可见的疤痕。

解放战争中，父亲参加了平津战役。父亲所在的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入天津，为和平解放北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父亲义无反顾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，在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，与敌人斗智斗勇。父亲曾用肩膀托着机枪打过敌人的战机，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战友炸敌人的碉堡，父亲腿部受伤。养伤期间，父亲拿起笔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军爱民、民拥军的动人故事，激励着战友们奋勇杀敌。

1953年，父亲回到祖国，提升为团级干部，后转业到地方从事教育工作。此后好多年，父亲兢兢业业，为祖国的建设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。

父亲告诉我们，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，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，是成千上万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。他教导我们要努力工作，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(作者单位: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)

□ 冯毅

作为生长在华北平原上的我来说，对于巍峨的高山，总有一种由衷的敬仰和亲近之感。前不久，我慕名来到全国知名的景点抱犊寨，禁不住为之惊叹：北方居然也有这样的灵山灵寨！

远远望去，抱犊寨宛如一尊巨大的卧佛，头南足北，眉目清晰逼真，卧姿安详自然。到达山顶，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神奇的平旷之地：在这海拔虽不太高但四周都是悬崖陡壁的山上，竟然有方圆六百多亩的沃土良田，土壤最深处有六十多米。导游面对我

们的惊奇，讲了一个故事：当年二郎神担山每次往返路过这里时，总要在山顶上歇脚，久而久之，从筐里漏出的土越积越多，于是形成了今天如此深厚而开阔的土壤层。当然，这只是个传说，土壤层究竟从何而来还是个谜，但山顶上可耕种农作物却是千真万确的。

徜徉在这块广阔而神奇的平旷之地，游历着山顶上各个自然或人工修建的景点，我竟心醉神迷了。

山顶门坊南天门气势恢宏，汉白玉琉璃瓦加上能工巧匠的彩绘装饰，使它更加富丽堂皇；韩信祠里遗留着雄壮阳

刚的古风，蕴藏着几多风云战事；金阙宫前道人吟咏着旋律庄重、韵味悠长的经文；罗汉堂的地下五百罗汉皆用巨型大理石精心雕琢而成，亦真亦幻般述说着岁月；夫妻树边有说不完的真情，牛郎织女院内有道不尽的深爱……

在这平地般的山顶，有一段“长城”。登上“长城”，透过淡淡的云雾俯瞰或远眺。华北大地上青山如黛，绵水似练。一束束纯净的阳光亲吻着游人的笑脸，置身其中，似在人间仙境。

最令人叹为观止，深深体会到造化的神奇与深刻的要数天门洞了。这是一个天然的巨大洞穴，幽深但可摸索而

□ 郭军红

梅烨是一个性格外向、快言快语的女孩儿。她从省属高校农大毕业后，又考取了中国农大的研究生，学的是生物技术专业。用她父母的话说，自家姑娘学的是研究怎么种草莓，和农民差不多。其实梅烨学的专业，简单说就是研发如何改良草莓的品种、提高产量、增强营养成分等等。

研究生毕业的时候，梅烨应聘去了北京远郊的一家农研所工作。话说梅烨工作这三年，天天忙忙碌碌，增长了不少见识，学到了不少东西。但有时独自一人无聊之时，不免心生寂寞。后来，她购买了一只呆萌可爱、聪明机灵的阿拉斯加犬作伴，还给它取名“阿呆”。

每当工作完毕，梅烨回到自己的出租屋，聪明的阿呆立马迎上去，又是撒娇，又是卖萌，好似给予安慰和问候。此刻，也是梅烨最开心的时候。时间一长，他们彼此成了忠诚的依靠。

前几天，趁着休假，梅烨带上阿呆回到老家县城看望父母，和父母小住了一些时日。梅烨还是每天早晨早起，带上阿呆，走出小区，在县城的大街上、公园里，溜达散心。

一天清晨，梅烨带着阿呆来到公园，只顾用手机说工作、看视频，一时竟忘了阿呆的存在。待她想起时，却不见了阿呆的踪影。这下梅烨慌了神，连呼带喊到处找寻，问晨练的叔叔阿姨们，都说没注意。无奈的梅烨选择了报警求助。

此时，正在派出所值班的民警钟炯睿接到报警，便和同事刘扬驾驶警车赶到现场。梅烨一见到警察到来，就眼泪汪汪地述说了事情的经过。

再说这钟炯睿，从刑警学院毕业后，怀揣梦想，通过公安联考入职警队，后被分配到了派出所。经过这几年的摔打磨炼，钟炯睿也成了派出所的中坚力量。

钟炯睿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梅烨，不解风情地来了一句：“多大点儿

事啊，不就是一条狗嘛，我们想办法给你找不就行了！”此言一出，气得梅烨恼了回去：“不是你的心头爱，你懂什么，你怎么说话呢……”一通不留情面的奚落，搞得钟炯睿很是尴尬。钟炯睿做好出警记录后，便让梅烨回家等消息。

回到所里，钟炯睿径直奔向视频监控指挥室，调出梅烨和阿呆行走的轨迹，追踪所有的卡口影像，不断地回放、筛查。还好，最终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牵着一只罗威纳犬在公园游玩离开时，阿呆跟在人家后面，一路小跑地离开了公园，一直跟着人家进入了某个小区。

钟炯睿看到整个过程后，去到那个小区，通过物业管理人员的辨识，找到了这位中年男子家。钟炯睿敲门入室，说明来意。中年男子告诉钟炯睿，自己想把这只小狗还给它的主人，却不知道是谁家的狗狗。

钟炯睿拨打梅烨的电话。很快，梅烨来到所里领取阿呆。看到梅烨踏入派出所的值班室，阿呆睁着一双

无辜的眼睛，先是一愣，继而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儿，奔向梅烨。梅烨弯腰一把将阿呆抱在胸前，抚摸着它的头，湿了眼眶。阿呆依偎在梅烨怀里，发出哼哼之声，好像在说“你怎么现在才来啊”！

此时，钟炯睿默默地看着这一幕，只言未发。后来，梅烨说完感谢的话，他们俩又聊了起来。这一聊才发现，当年梅烨和钟炯睿上的同一所高中，还是同届不同班的同学，只是那时候，谁也不认识谁。这一聊，一下子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。梅烨离开派出所时，他们互相留下了联系电话，加了微信。

再后来，梅烨和钟炯睿电话里说了什么，微信里聊了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据可靠消息，现在他们二人已经进入热恋期。这事儿说起来，还得感谢阿呆，如果没有阿呆这档子事，没有阿呆从中“牵线”，或许也不会有他们俩的缘分。

(作者单位:定州市公安局)

腥油饼里滋味多

□ 刘兰根

记忆中，母亲烙腥油饼最拿手，一层一层地泛着金黄的油光。

每年麦收前，母亲都要去赶一次集，买一块猪板油回来。母亲把板油切成小块，然后在院子里垒砌的土炉上支上小铁锅，俗称“耳子锅”，点燃几个玉米棒皮、棒核，炼腥油，浸润了油脂的耳子锅油黑发亮，洋槐树的树荫遮盖着南墙下的院子，风吹洋槐叶沙沙有声，那洋槐树的香气也浸满了腥油的浓郁。炼好的腥油倒进瓦罐里，晾凉后凝固，凝脂一般。

母亲烙饼的柴火用麦秸或者玉米棒皮，防止火过硬或过慢。烙出的饼讲究起层，揭开后有数层，处处透着一个家庭主妇的用心。腥油饼是挡风的饭食，卷上炒鸡蛋、咸鸡蛋或者几棵大葱，吃了浑身有气力，割麦、轧场、扛麦口袋、耕地、拉土等力气活全凭着这腥油饼了。

吃腥油饼时，母亲会提前熬一锅绿豆汤，解暑又解渴。有时候，母亲会用红薯粉做一锅凉粉，晾凉后切块，放入盐、醋、拍黄瓜、麻汁、蒜，再倒上一盆凉水，那味道是凉丝丝的鲜香。

有一次，我上学刚学分数，老师在讲台上问：“今天中午谁家吃的饼，举手。”我恰好中午吃的饼，赶紧举起手来，环视前排几个举手的同学。听老师提问一个最前排的同学说：“你吃了多少饼啊？”同学答：“我吃了半张。”在老师的引导下，同学回答：“我吃了二分之一。”然后，老师又提问一个高个子男同学说：“你家的一张饼切了几角啊？”同学答：“切了四角。”老师再问：“那你吃了几角啊？”同学说：“我吃了三角。”在老师的引导下，同学回答：“我吃了四分之三。”我的心扑直跳，生怕老师问我，想放下举起的手又不敢，因为中午母亲把饼切了八角，

我吃了两角又拽了一块，我实在是弄不清楚这算几分之几了，吓得我手心冒汗。幸亏老师再没往下提问，我悬着的心方才落下来。

那时候，二姨家做卖熏鸡的生意，经常会送来鸡腥油。那油是熟的，从鸡汤里撇出来的，俗称“撇汤油”。用鸡腥油烙出的饼面上不但闪着油光，还有酥脆的细小碎片，咬一口，外酥内软，既有各种佐料味道的丰富感，还有鸡肉的香气。那些年，吃鸡肉是舍不得的。母亲隔两年待鸡老了，就会在年底用自养的笨鸡让二姨加工成熏鸡。过几天拿回来熏鸡，留下来的只有一只，惯例是给姥姥姥爷一只，两个舅舅家各一只。留下的这一只，我也吃不到，需要待客摆盘，是过年最硬的一道菜。

父亲是兽医，经常走乡串村。有一次，附近村里宰了一头驴，给了父亲一瓶驴腥油。母亲第二天就烙了驴腥油饼，一家人吃得特别兴奋，都好似吃到了烙饼卷驴肉一般。驴肉到底什么味，谁知道呢？问父亲，父亲的回答也只是科普了一下，说应该是什么味道吧，手里的那一块驴腥油饼让我出现了驴肉的幻觉。

又有一次，那个村里宰了一匹马，又给了父亲一瓶马腥油。我们想着马比驴高大肥硕，马腥油应该更香吧。第二天，母亲烙了马腥油饼，整张饼看上去色泽更加金黄油亮，让人垂涎欲滴。我迫不及待地吃上一口，没想到，却感觉那味道有些复杂，有一种原始的腥味。母亲舍不得把油扔掉，以后每次烙饼放上一点儿马腥油，吃了好些天，终于吃完了。

岁月倏忽而过，如今父母已故十余年，走在通往故乡的路上，回味起那些年的腥油饼香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(作者单位: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局)

抱犊寨情思

□ 孟令伟

父亲是一名军人，他的一生，是不平凡的一生。

父亲生于1927年，逝于2011年，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等，多次立功。

1944年，我的家乡华北一带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，日军的抢光、杀光、烧光政策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。就读于医学院的父亲，在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下，以在校大学生身份报名参军。父亲有文化基础，被分配到部队后勤工作，主要整理战地资料。当时抗日形势残酷，指挥部时不时遭到飞机突袭。父亲一边学军事知识，一边学习武器运用。1945年，父亲自告奋勇，奔赴前线。父亲冲锋陷阵出生入死，两颗子弹从父亲的右肩穿过，从此父亲的肩膀上留下了两个清晰可见的疤痕。

解放战争中，父亲参加了平津战役。父亲所在的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入天津，为和平解放北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父亲义无反顾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，在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，与敌人斗智斗勇。父亲曾用肩膀托着机枪打过敌人的战机，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战友炸敌人的碉堡，父亲腿部受伤。养伤期间，父亲拿起笔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军爱民、民拥军的动人故事，激励着战友们奋勇杀敌。

1953年，父亲回到祖国，提升为团级干部，后转业到地方从事教育工作。此后好多年，父亲兢兢业业，为祖国的建设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。

父亲告诉我们，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，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，是成千上万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。他教导我们要努力工作，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(作者单位: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)

□ 冯毅

作为生长在华北平原上的我来说，对于巍峨的高山，总有一种由衷的敬仰和亲近之感。前不久，我慕名来到全国知名的景点抱犊寨，禁不住为之惊叹：北方居然也有这样的灵山灵寨！

远远望去，抱犊寨宛如一尊巨大的卧佛，头南足北，眉目清晰逼真，卧姿安详自然。到达山顶，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神奇的平旷之地：在这海拔虽不太高但四周都是悬崖陡壁的山上，竟然有方圆六百多亩的沃土良田，土壤最深处有六十多米。导游面对我

们的惊奇，讲了一个故事：当年二郎神担山每次往返路过这里时，总要在山顶上歇脚，久而久之，从筐里漏出的土越积越多，于是形成了今天如此深厚而开阔的土壤层。当然，这只是个传说，土壤层究竟从何而来还是个谜，但山顶上可耕种农作物却是千真万确的。

徜徉在这块广阔而神奇的平旷之地，游历着山顶上各个自然或人工修建的景点，我竟心醉神迷了。

山顶门坊南天门气势恢宏，汉白玉琉璃瓦加上能工巧匠的彩绘装饰，使它更加富丽堂皇；韩信祠里遗留着雄壮阳

刚的古风，蕴藏着几多风云战事；金阙宫前道人吟咏着旋律庄重、韵味悠长的经文；罗汉堂的地下五百罗汉皆用巨型大理石精心雕琢而成，亦真亦幻般述说着岁月；夫妻树边有说不完的真情，牛郎织女院内有道不尽的深爱……

在这平地般的山顶，有一段“长城”。登上“长城”，透过淡淡的云雾俯瞰或远眺。华北大地上青山如黛，绵水似练。一束束纯净的阳光亲吻着游人的笑脸，置身其中，似在人间仙境。

最令人叹为观止，深深体会到造化的神奇与深刻的要数天门洞了。这是一个天然的巨大洞穴，幽深但可摸索而

特别的缘分

(小小说)

前几天，趁着休假，梅烨带上阿呆回到老家县城看望父母，和父母小住了一些时日。梅烨还是每天早晨早起，带上阿呆，走出小区，在县城的大街上、公园里，溜达散心。

一天清晨，梅烨带着阿呆来到公园，只顾用手机说工作、看视频，一时竟忘了阿呆的存在。待她想起时，却不见了阿呆的踪影。这下梅烨慌了神，连呼带喊到处找寻，问晨练的叔叔阿姨们，都说没注意。无奈的梅烨选择了报警求助。